

沧海通途

□山石

2019年夏天,我从福建省赴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报到,在我从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,就是分管全省货币发行与现金流通工作。上任的半年之内,我跑遍了11个地市,最后一站是舟山。舟山本岛连着跨海大桥早已通途,可东北方向的岱山岛仍是“悬水孤岛”,去一趟得看天色、看潮汐、看风浪答不答应。那年10月,省行核准下达岱山支行发行库现金调拨计划,我决定亲自跟车押送一趟,既是履行发行基金管理职责,也想实地摸清海岛现金调拨的真实困难。

清晨6点,舟山本岛发行库院内,4部车引擎已低吼待命——一辆指挥车打头,一辆防弹运钞车装着现金居中,前后各夹一辆全副武装的护卫车,干警持枪登车,对讲机里简短报“准备完毕”。车队驶向三江码头,巨大的驳船静泊着,跳板放下,四辆车缓缓开进船舱,轮胎在钢板上发出沉闷的碾压声。我和押运组长站在上层甲板,看缆绳解开,渡轮犁开灰蓝色的浪。

那天运气不好,秋雨淅沥,海面起三四级的涌浪,船身忽而昂首扎进浪谷,忽而侧倾,雨丝斜打在脸上生疼。秋雨渐渐,凉冷十足,穿的迷彩服都有些发凉。舱内运钞车的钢缆绷得紧紧的,随船体微微晃动。老舵工说:“这还算好

的,碰上台风天或海雾锁航,说停航就停航,岛上缺钱缺钞也只能等。”两个多小时后,驳船靠上岱山高亭码头,车队鱼贯驶出,沿滨海公路警戒开道,最终安全驶入岱山支行发行库卸钞。全程耗去近4小时,海上那段尤其令人忐忑——现金安全容不得半点闪失,而风浪与天气,始终是我们金融调拨工作中最大的不确定因子。

回到省行,我在报告里专门写下一条建议:岱山若有一日通了陆路,现金调拨时效与安全将根本改观,岛内金融机构的备付金管理、反假货币宣传、普惠金融网点布局,也都将随之激活。当时只当是憧憬,没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样快。

2021年12月29日,全长约26公里的舟岱大桥全线通车,作为宁波舟山港主通道的最后一块拼图,它正式把岱山岛拉进了浙江高速公路网,结束了岱山人民千百年来仅靠渡船出入的历史。大桥起自舟山本岛岑港互通,跨长白西航道、中部港城西航道和岱山南航道,在岱山双合登陆,桥桥相连、长虹卧波,舟山连岛高速总里程由此突破74公里,成为全国最长的连岛高速公路和最大跨海桥梁群。

2023年春,我再次执行岱山发行基金调拨

任务——这一次,不再去码头,不走驳船。

清晨同样整队:指挥车、运钞车、两部武装护卫车,自舟山本岛发行库驶上高速,经富翅门大桥、舟山跨海大桥支线转入舟岱大桥。车窗外的景致全然不同了——左手是翡翠色的大海,右手是连绵的青山与岛礁,桥面平整宽阔,双向四车道伸向远方的双合互通,每隔几公里一座桥塔拔海而起,像钢琴的白键按在海天之间。没有了渡轮柴油味,没有了甲板颠簸,只有轮胎与沥青轻柔的摩擦声和对讲机里偶尔传来的“前方路况良好”。车上小伙子们甚至还有闲心指着窗外喊:“行长您看,那是不是浪岗山?”

仅仅两个多小时,车队稳稳停在岱山支行库区大门前。我下车时深深吸了口海风——同样的海风,四年前在驳船甲板上吹过,那时裹着柴油味与紧张;此刻是畅通无阻的踏实,是“天堑变通途”的真切欢欣。押运组长笑着跟我碰了碰保温杯:“这要搁以前,赶上大雾得在码头干等半天,现在说走就走。”

桥一通,变化是全方位的。物流不再“看天吃饭”,岱山海鲜朝发午至杭州、上海;外来投资、旅游大巴、高校毕业生——人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顺着桥面日夜涌动。对人民银行而言,发行基金调拨纳入常态化陆运调

度,现金备付率更可控,反假宣传车可随时上岛,助农取款点铺设提速,海岛居民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大陆同城同价的金融服务。一座桥,连通的不只是地理,更是发展权与发展机会。

站在岱山双合观景台回望舟岱大桥,白色拉索在夕照中泛着暖光,车流如织,像血液在群岛的血管里奔涌。我想起四年前雨中驳船上的摇晃,又看看眼下坚实的桥面——从“渡海望风色”到“驱车越沧海”,这中间是中国基建的力量,是海岛百姓半个多世纪的期盼成真,也是我们金融工作者亲眼见证、亲身参与并因此倍感欣慰的时代注脚。

有时我不禁想,钞票本身只是纸,可当它经由安全高效的调拨网络,准时送达海岛每一个网点、每一台ATM、每一位商户手中,它便承载了信任与流通的价值。而让这份价值不受阻滞地抵达——靠的是制度,也靠这一座座跨海长桥,把“悬水孤岛”真正揽进祖国的怀抱。

海风猎猎,我整了整衣襟,回头对随行同事说:“下回再来,怕是闭着眼都能到了。”

众人笑。车驶上返程的桥面,暮色里,舟岱大桥如一道弧光,横亘沧海,把舟山本岛与岱山、把历史与未来,稳稳地焊在了一起。

夏日碱蓬

□陈斌



AI制图

碱蓬在哪里?

碱蓬在舟山,在离海岸的滩涂上,在群岛植物志的编目里,在海岛生态修复的规划图里,在宣传画和海洋纪录片里,在渔民赶海、盐民晒盐以及物种考察的科学传奇里,去调查以前,自思对碱蓬并不陌生,关于它的生长习性和耐盐机理,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。可是,真的细细调查时,我才发现,自己对它其实还是陌生的。那天,顶着海风颇有暑气,脚一踩入乱石滩,碱蓬和海泥这两个典型的意象,就跃入了我的眼帘。有人说,舟山是咸水做的,确实,一眼看过去,舟山整个是在海浪中浸泡,群岛的坚韧尽显其中。碱蓬则顺潮而长,到处都是红滩的景象。

我关注碱蓬。它看似单薄,实则顽强,在乱石缝和海堤外漫无目的地生长,所透出的,却是按捺不住的勃勃生机。当我的相机对着潮沟调整焦距,两旁的红草在取景框里聚拢又散开,它贴着我们的脚踝,不断地铺展在我们眼底的同时,也在我们耳边不断发出海风掠过的沙沙声。舟山海滩真是碱蓬的天堂啊,只要有潮汐的地方,只要有那么一小摊泥,它们就能在其上快乐地生长。人在其中,能感受到一种“红野接天,烟波浩渺”之美。

你很难想象,在这个静默而色彩斑斓的碱蓬滩里,居然也发生过那么多顽强生存与消亡的故事。今天,在这个水陆交界之带,一切又恢复了平静,每一株碱蓬,都用自己的殷红,抚平大地的伤口,它们依旧选择默默地、低贱地活着。它们似乎在用自己的生命流转告诉我们,当潮水退去和喧嚣归于沉寂,生命又会重新焕发出它自身的力量。

碱蓬或许是低贱的,再贫瘠的盐碱缝,它都能活下去,而且活得很旺盛。而在古籍里,盐

生植物是奇特的生命,象征着大地的坚韧,即便是今天,很多人也还赋予这里的碱蓬以海岛

旅游的景观价值。但我在舟山,更愿意看那些不受约束、肆意生长的碱蓬,它们是低贱的,

但充满生命本身的欢乐。我去的时候,或许是因为海浪频繁冲刷的缘故,许多的碱蓬地,红绿两色交织在一起,有些已经泛红,有些正在吐出绿芽,看起来并不均匀,但真实而繁茂。那些潮沟或许是自然冲刷的,碱蓬呢,则是任由它们自由生长,一些碱蓬丛中,还栖息着白鹭或招潮蟹。远方,或许还有几个渔民,在石滩上捡拾辣螺。这是一幅多么亲好的东海之滨的日常图景!这些回归自然、朴质美丽的泥滩,迷茫的碱蓬地,弯曲的潮汐通道,有一天,它会消失吗?

我明白,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幅海岛图画,很多人都希望它成为旅游胜地。但我的心里却有小小的担忧。我当然希望,无论何时,我看到的每片泥滩、每条潮沟的背后,都有一条长长的地质演变的身影。我尤其喜欢那种略微显得暗淡的暗红颜色,一看就知道是自然生长的,不抢眼,但沉着而稳重。

我渴望继续看到舟山海岸的野。岁月的味道,荒凉的面影,这对于一个植物调查者而言,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,人对自然的兴趣永远比对人工的兴趣要浓厚得多。在浙东的很多海岸,保存得好的,如朱家尖的未开发荒滩和桃花岛的礁石区等,仿佛都隐藏着几千年的沧海桑田之遗痕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有基本规律、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态系统。

离开潮间带的时候,大家在歇脚,旁边有人小声哼起了舟山渔民号子,“顺风顺水扯起篷,满舱黄鱼笑哈哈。”注意到,老板盛汤时用的是粗瓷大碗,我很想上去问他,这个瓷碗是当年渔民用过的旧物吗?

我终于没问。因为我知道,有些东西就留在记忆里,慢慢回想吧。

马先生

□赵悠燕

晚饭后,天光还微亮着,这个季节,天日渐长。萧小虎拿了一块湿抹布在桌子上画圈。

娘走出来,嗔怪:“看你,又贪玩。挑水去!”

挑水的地方在象鼻山南麓。这座山上有个巨大的石岩,形如一头饮水的巨象,长长的鼻子一直伸入波光粼粼的海面。萧小虎的肩上,晃荡着两只空水桶,夕阳下,灰色单衣被照成了玫瑰色。

山旁边有座云丝庙,庙下面有口井。全村几百口人就靠这只淡水井烧饭、洗衣、养猪、种菜。庙里香火不旺,逢农历初一、十五,村民们拿些家里种的蔬菜瓜果来供,祈祷菩萨保佑家人平安健康。

远处,一个瘦削的身影从海滩边向村口走来。萧小虎看了一会,觉得面生。他们村是一座远离大陆的小岛,三面环山,南面临海,平时很少有外人来。

等萧小虎挑水回家,天已暗了下来。家里点起了油灯,一个陌生人坐在桌边吃饭。娘站

在旁边,手里揉着衣角,神情喜滋滋的。

“小虎快来!”娘叫着,“这是我家孩子,先生,你看看,你刚才算的就是他。”

萧小虎认出正是刚才看见的那人,四十来岁,面容清癯,双眼有神。他微笑着对萧小虎点点头,说:“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。我说得没错。”

“先生说你将来会有大出息的呢。”娘兴奋地看了一眼萧小虎。

这位先生自称姓马,以前在家乡教书,因为兵荒马乱,和家人失散,逃到这个村里。乡亲们见他懂文墨,还会拆字看相,就把他留了下来。晚上住在云丝庙里,白天教村里的孩子认字,吃的是百家饭。马先生不收一分钱,只是规定学生每天来上学时,必须背一块石头上山。天长日久,庙前的空地上垒起很多石块。下课时间,马先生便和大家一起把石头筑起来。学生纳闷:先生拿这些石块做什么用?

一晃,马先生来这个村里已经大半年,那些背上的石头被筑成了一个圆石台。一天,

马先生把大家召集起来,坐在石台上说:“大家看看这些石头,如果光靠我一个人,断不能筑成这么高的石台。所以我们要明白,一根筷子易折断,一捆筷子抱成团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,持之以恒,一定能打败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政府和官兵。”

萧小虎出神地听着马先生的讲课。他是这些学生里年龄最大的,先生似乎很喜欢他,给他讲做人的道理,国家的未来。他已经认识很多字,马先生借给他几本书,他如饥似渴地读着,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

萧小虎最喜欢去象鼻山挑水,可以偷偷懒,在井边坐上一会儿,看会书。这天,他正往井里打水,山下传来闹哄哄的声音,他直起身子,只见南面的海岸边泊了一艘船,10多个穿着黄褐色军装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走进村子。萧小虎想起马先生交代的话,急忙掏出身上的书,找了个地方藏好。

山下传来村民的哭喊声,萧小虎担心娘,

急急地挑水下山。这时,他看见马先生被押着往海边走去,那些人把马先生推上船,驶离岸边,留下船身后尾随的一排白沫,扬长而去。

第二天,村民们发现,萧小虎不见了。

多年后。村里来了一个面相沉稳、气度非凡的中年男人,身后跟着几个人,他们打听云丝庙。村民指着远处的山上,说现在那儿叫马公台,竖了一座烈士纪念碑。当年有个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英雄,为了保护村里老百姓,挺身而出,后来被敌人杀害在监狱里。先生自称姓马,具体名字不知。

这个男人站在烈士纪念碑前,他知道马先生未必姓马。想起当年自己千辛万苦,把马先生交给他的这本书最终交到了组织手里。马先生说过,人在书在,这本书里的秘密,比咱们的命还金贵,上面是很多人的性命。

“你要知道,保密就是保生命,就是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。”马先生的话似乎还言犹在耳。